

生命，在奉献中延续

◆ 施显生

几年来,时常有亲友问:你们怎么会想到去捐献遗体?为什么要捐献遗体?

3月5日,我同大儿子施军一起,乘浦东红十字会专车到青浦福寿园,去参加市红十字会举办的上海市遗体捐献宣传纪念活动,主题是“生命在奉献中延续”。仪式开始,首先由一位也是捐献志愿者的老师宣读祭文《捐献者赞》,深沉而又明亮的内涵和抑扬顿挫的朗诵,给人们的心灵以深深的震撼;接着由同济大学一队医学士宣誓;最后有几十位身着黑色西服和洁白长裙的演唱者靓丽登场,他们也都是遗体捐献志愿者,无论男女老少,一个个神采奕奕,满怀深情,专业水平的演唱,一曲《捐献者之歌》,生动阐发出对生的悦然和对死的豁达。

简洁朴实的集体仪式结束后,各位家属分头自行祭奠。首先得找到捐献者纪念碑林中自己亲人的名字。几经寻觅,终于在“2017年”纪念碑中间找到了无比熟悉的“汪美芬”三个字……

这哪里是普普通通的三个汉字?分明是与我一起跳动了55年之久的一颗大爱之心啊!久久凝视,心潮难平,泪水终于抑制不住,夺眶而出。但更多的却是欣慰和自豪,因为我最爱的亲人的生命已在奉献中得到了延续,而她的精神也因奉献而升华!

几年来,时常有亲友问:你们怎么会想到去捐献遗体?为什么要捐献遗体?这得从我们一直视为榜样的老班长说起。

缘起一对榜样

思绪一下回到了68年前的军旅生涯。当时抗美援朝中急需加强技术兵种,周恩来总理号召青年学生青年工人参加军事干部学校。那时15岁的我,正在上海比乐中学读高中二,立刻报了名。1951年1月21日,二十几辆大卡车,从市中心一路浩浩荡荡,一直开到江湾东营房,会合武汉来的一批学生,共1000多名新兵,组成了“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防空学校”,由军事专家郭化若将军出任校长。因前方战事吃紧,我们在学习了8个月政治以后,迅即分配到战斗部队,我来到高射炮兵第525团指挥连,从此结识了老班长杨万象同志。

十五六岁的小青年,深夜第一次扛着大枪站岗,不免有点害怕,老同志就陪我再站一班岗;发棉被,只发棉花卷,得自己去絮去缝,老同志就手把手教穿针引线,边教边缝……三年以后,他当副连长,我当排长,他还培养介绍我入了党,以后又先后调到空军司令部。十多年后,我转业结婚,他来祝贺;我们搬家,他派来大卡车,送来液化煤气灶……几十年战友情谊,情同手足。

每年春节,我们夫妻都会去拜年。

不知不觉,我们都渐渐老了。上世纪九十年代一次拜访中,老班长突然拿出两张大红的“上海市遗体捐献证书”,让我们为之一震。更出乎意料的是,老杨的爱人李大姐,是来自农村的一位随军家属,她为什么也有这样的觉悟?他们育有一子二女,完全有条件在上海或山东老家建一个像样的坟墓,可他俩却双双选择了遗体捐献(近日得知,他儿子杨卫国夫妇俩也已办好了遗体捐献,不仅是一对榜样,而且还是两代榜样,实在令人敬佩)。我俩回家以后,想得很多。面对我们一辈子信赖、钦佩和敬重的活生生的榜样,我们应当“见贤思齐,付诸行动”,从此下定了捐献遗体的决心,作出我们最后的奉献!

源于一个基点

这里侧重讲我老伴——我目前还只是一个捐献志愿者,犹待时间和实践的考验。

老伴出身寒门,从一个小学和初中只是读夜校的学生,成长为一个重点中学的教师,对党和国家一直心存感激,参加工作以后,一心只想好好报效社会。她曾四次主动参加无偿献血,而这对承受着双重压力的她来说,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:她在33年的教学生涯中担任班主任达22年;在娘家是长女,下有四个弟妹,都比较小,父亲早亡,母亲病瘫,需要她分心照顾;在自己家,我因从小在部队养成了“任务重于生命”的习惯,工作一直很忙,有时还要出差,繁重的家务主要靠她承担。可她为了响应“救死护伤”的号召,不顾自己血色素偏低的体质,一次又一次地主动献血,直到1984年因患“乙型肝炎”昏迷了六天六夜,才终止了献血。

76届学农,一去半年。本来她有理由可以不去,因为我正在参加一项研制“运十”大客机的“708”工程,正准备带队去成都航空工厂实习,单位要派人去学校联系,让她留下来照顾两个幼儿;但她认为,一个班主任,关键时刻要同学生在一起,带头下乡,责无旁贷,于是说服了我作出让步。

那次下乡正值连日下雨,到达浦东新场时,大家浑身湿透,学生们一个劲儿叫苦埋怨,“房子漏了”,“被子湿了”,“稻草没了”。她冒着瓢泼大雨,迎着冷风,踏着泥泞小路,一个点一个点地去查看,千方百计,解决问题,稳定情绪。第一天,没有蚊帐,大家一晚上被蚊子咬得苦不堪言。第二天,连部开会,直到傍晚,才发蚊帐,此时已是黄昏,要背着18顶帐子回去,在雨天小路上走四五里路,实非力所能及,连部领导也劝她,“今天不要带了!”但她咬咬牙,硬着头皮上了路,踏着泥泞小路一步一滑往回走……

她生肖属牛,综观一生,亦如牛负重,沉默寡言,只知耕耘,吃的是草,挤出的是奶和血——这就是她能毅然决然捐献遗体的思想基点。

树立一根支柱

其实,遗体捐献也不仅仅只是付出,尤其对我们两个癌症患者而言,更是带来了许多意料之外的良性回馈。最根本的一点是,为我们牢固树立了一根精神支柱。

2010年我们的大儿媳因胃癌和肠癌并发,不到一年,溘然长逝,中年夭折。想不到三年以后,又一次厄运降临,2013年10月初,老伴因肠胃不适,去第七医院求诊,经B超和核医学(ECT)检

查,发现腹腔内有15cm×14cm×13cm巨大肿块,医生明确告知:卵巢癌晚期,全淋巴转移,要我们去肿瘤医院开刀。晴天霹雳!几乎把我们打晕了。回家的路上,她对我说,“都76岁了,遗体也打算捐献了,横竖横,也没什么可怕的了。”她这是在告诉我,不要为她太过伤感和担心。于是我们在返家途中,去了居委会,要了两套遗体捐献登记表。后来重点转入住院,开刀,化疗,又是她几次提醒我,抓紧填表,又几次说服儿子,终于完成了全部手续。

“死都不怕,还有什么可怕的呢?”——这样的精神支柱,帮助我们战胜了种种病痛和心理困惑。卵巢癌开刀以后,因是晚期,预期存活期3—6个月,2015年3月,又原发乳腺癌,也是晚期,全身骨转移,又是一个3—6月,2016年7月肝转移,一般主要脏器转移以后,很少有超过6个月的。但最后,从发现卵巢癌算起,一直活了近四年(47个月)。相比同期,我们至亲中因癌症痛失两位妹夫和两个侄女,更早一点,大儿媳从发现到辞世也不到一年,不能不说,同各人心态的差异有明显关系。现代有许多研究表明,意念对健康的影响大到不可思议!

激起一波涟漪

遗体捐献的抉择和实践,还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后续效应。

正当我还处于失偶的伤痛之中时,癌症这个恶魔竟然又一次光临我家:我被确诊为“前列腺癌”。双重打击,我夜不能寐。知道这样的心情对自己对家庭都非常不利,但又无法自制,是自己太脆弱了吗?直到读报见到复旦老校长苏步青也曾老年丧妻,后来他用“转移法”——办中学教师数学培训班,我何不再加个“转化法”,学学老伴的沉稳,坚定,用到自己身上来,这不意味着她还活着吗?最终慢慢转了过来。

母慈子孝,两个儿子虽然没有女孩的细心,但他们付出了很多很多,以致都被校友称为“复旦孝子”。最令我欣慰的是,还在办丧事过程中,小儿夫妻已在安排一件继承和发扬妈妈奉献精神的大事,他们打算在母亲故乡——浙江慈溪龙场镇,妈妈开蒙的龙场小学,捐建一个以妈妈名字命名的“梦想中心”。几经联系,反复协商,终于落实。春节我们专门去见面、参观、座谈,一批平板电脑、新的图书桌椅也已到位。

我很庆幸,我同老伴对遗体捐献的态度完全一致,儿媳也都能深明大义。老伴辞世以后,我每七天写一篇千字祭文,算是新型的“做七”,就以“断七祭文”中的一首告结此文吧:

“七七”祭断情难断,思念绵绵无绝期。在世曾为连理枝,归天惟愿再比翼。

愿有更多的人参与到捐献遗体这个崇高事业中来!



又是一年阳春三月,短短一夜,大地已被新绿装点,繁花竞相开放。看着窗外的桃红柳绿、姹紫嫣红,我不禁思绪浮动,要是阿娘也能看到就好了……

从“老板”到“奶奶”

阿娘是我人生的第一位“老板”,我在大学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做她孙女的家教,直到毕业。

第一次去她在曲阳路58弄的家,进了小区转弯就看到一位打扮时尚的妇人,正冒着寒风站在大楼门口,一位七八岁的小姑娘依偎着她。她微笑着问我:“阿是李老师啊?”生平第一次有人称呼我为“老师”,脸一红,有些胆怯地答应。她热情地握着我的手,让身边的小姑娘叫我“李老师”,对我说:“这是我的孙女。”我一愣,她满头青丝没有一根白发,绾着发结,描着双眉,淡淡的红唇,精致的五官,脸上没有一点皱纹,这么年轻就当上祖母啦。

刚到她家教书的时候,我不知道该怎么称呼她才合适,许是看出我的尴尬,她对我说:“李老师,你就随小姑娘叫我阿娘吧。”“阿娘”这个词在宁波话里是“奶奶”的意思。从此,我也多了一个奶奶。

阿娘是第一个给予我信任又赋予我责任的家长。我一个初出茅庐的大学生,第一次做家教,虽然教的是小学生,但备课讲授都战战兢兢的,生怕误人子弟。但阿娘却似乎一点都不担心我会耽误孩子,当着丫头的面对我说:“每个人都会有第一次,我家姑娘就是你的第一个学生,拿她练手,教好了,以后你给别的孩子上课就不慌了。”当时我满心惊,竟有阿娘这样的“家长老板”?但毕竟关系到一个孩子的未来,我真的能够扛得住吗?这沉甸甸的信任让我更加尽心地带着丫头一点点成长,总算没有辜负信任。多年之后,当我第一次真正面对课堂,面对学生家长的时候,他们对我说:“李老师,你一点都不像一个新老师,我把孩子交给你很放心。”那一刻,我心里全是感激。

阿娘总说我跟小丫头上辈子一定是姐妹,她把我当女儿又把当我孙女看。大学时候和父母分隔两地,每每只能通过电话与父母聊几句。不知不觉间,阿娘就进入了“角色”,填补了我心里的那个空缺。她会帮我准备好各种各样的水果糕点,让我带回宿舍。每次家教完毕,晚上回去的一路上,她总会给我打电话询问,直到我回到寝室。她每次外出,给小丫头买东西也必定会带上我一份。以至于小丫头好几次都“吃醋”地说:“姐姐,你才是阿娘的亲孙女吧!”工作以后,阿娘还常打电话给我,每次都说你不要这么累啊,什么时候来看看阿娘啊,要好好地吃饭,好好休息,赶快找个男朋友吧。隔着电话,我都能想见她担忧的神情,感受到被奶奶关爱的温暖。

去看望成诀别

前年,阿娘生病了。先是腰椎开刀,用了五六根钢钉固定,还没缓过气来,老胃病又发作,检查下来已是胃癌中晚期,立即手术。我到医院去看望她,原本就孱弱的她更瘦了,我拉着她的手,那曾经白暂保养很好的手,却已满是皱纹。一阵酸楚涌上心头,我深吸一口气说:“您放宽心,好好养着,没事的,一定会好的。”她看着我笑笑,晃了晃我的手:“阿娘知道的,阿娘还想看你结婚,喝你的喜酒,还要给你包个大红包。”胡乱地点点头,“一定要请您去的,”我说。

一月十二日早上,我突然一阵心慌,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一定要去看看阿娘。我推掉了所有的事情,赶去医院。走进病房的时候她在睡觉,陪护说,这几天她时常陷入昏迷,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醒。也许是听到了我的声音,她头转向了我的位置,我急忙走到她的床边。看着她气若游丝,浑身都是各种管子的模样,我眼眶就红了。这一次,她已经没有力气说话。顺着她的眼神,看向她的手,她眨眨眼,我知道她想握握我的手。可我却无论如何不敢了——不知为什么,我的手变得太凉太凉,凉得我自己都忍不住浑身战栗。我隔着被子轻轻把手覆了上去,“阿娘,我手太冷了,不把寒气传给你啊。”她轻轻地点头,说不出话,只是看着我,还想拉我的手。我赶紧隔着被子握住她的手,那手似乎只有皮和骨头了。一时间,我竟不知道说些什么才能宽慰她,只能隔着被子,摩挲着她枯瘦的手。

好一会缓过神来,我看着她眼睛笑一笑,“马上就要过年了,您再坚持一下,我们等丫头回来一起过年好吗?”她缓缓地摇了摇头。护士进来了,她又昏睡过去。

那一面,竟是永别。第二天,她就走了。送她走的那一天,天气很好,我看着运送灵柩的黑车,缓缓远去,越来越远,就好像每次我离开她家,她都送我下楼,目送我慢慢远去。

阿娘,人间陌上花已开,您走了,但愿那个世界没有病痛也没有烦恼。

握着阿娘的手

◆ 李玮璨



图片来自网络